



蘇文忠公卷第八十三

奏議

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

代呂申公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
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

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窞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

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霍使厚歛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

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賞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於天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侷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勅

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難續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入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七等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以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古昔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

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

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
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
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
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
不過甚矣哉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
又不雨自秋徂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
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
一謹按山東自一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取三晉則其
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
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
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
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
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
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
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亂天
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
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

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 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斷竭則疊耻辱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勝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

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 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

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無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女往但恐良民

舉為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寮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以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間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

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
臣寮上章輒欲禁權願朝廷體察不行其言
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
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
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
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
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為此兩路根
本之地而蕪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
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消盜賊舊時孤負

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
時告捕之賞未嘗破係省錢惟是犯人催納
役入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
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
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盜惟有忍飢所
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
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
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入尚多
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赦兩
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

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
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
與小客限十日內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為入
影帶分減鹽貨許諸色人陳告重立賞罰候
將來秋熟日仍舊并乞降敕榜明言出自聖
意令所在雕印散榜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
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
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
先河暇為盜入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
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

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
以為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
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與販決非三百斤
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
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
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
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
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
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
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

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竊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憐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得不死其災傷救雖不下與行下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眾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管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

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
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
之人苟營餽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
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為按問減
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
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
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
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
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
已必為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
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
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
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
案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
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
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
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
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
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醫療病囚狀

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笞若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

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寃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瘦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令今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

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
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即依五縣
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
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
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
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寮爭言其
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敕所
狀今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
至非理慘害或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告捕賞
格若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况有一不幸遭遇瘴疫

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為允當今請只行
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 聖旨
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
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
吏不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通輒為駁議有司不能
修其缺達其礙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
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為未安何者獄囚死生
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
求免因小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
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於在獄臣謹按

周禮醫師歲終別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為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為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備錢以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鬪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為上等失二為中等失三為下等失四以上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一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

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因令獄官縣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監醫

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與覓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為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駝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

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戰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澄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

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
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由學習水戰武藝墮廢
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旨指揮今後登州平海
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出別州屯駐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權鹽狀

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權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
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以北淮浙用刑稀少因
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一客無以為生大半去
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一有故不敢以聞獨臣所

領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
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
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
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
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
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
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
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
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
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

意先罷登萊兩州權益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
益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
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
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
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為名
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
本出民力理當還為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

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

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

見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灘

類納之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

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

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

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他用故更相駁

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

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

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
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
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
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
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
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弊重若散
以買田則貨弊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
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
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
為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暨出應役一年半

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
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
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充役之後亦無休歇
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
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
係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
而兵興已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
支還兵興已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止於河
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
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

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此以軀命償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庶幾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征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一今來雖以一頃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臨時相度添展以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心堅久不壞

一今來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繆心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

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入抵多是州縣百姓若所買官田去州縣太遠即久遠難以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
仍及所定頃畝或兩戶或三戶相近共即須
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
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
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
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預元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投名應役第二
等以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
第三等已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
保如等第不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

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内逃亡即勒元委保
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
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待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
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
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灘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

不限去洲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
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
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臣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
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
欲留寬剩錢以備他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
以三二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漢隸今官
以兩項一項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
又已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

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
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減
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產乃是
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
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
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稅之法號
為煩重已而嘆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
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為已任及威事隋文帝為
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為人臣

尚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
當優為武王周公之事而况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
足道哉臣荷先帝知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
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
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今月二十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
子淵知兗州者六臣謹按子淵見為殿中侍御史呂
陶彈奏為修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

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
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
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訖別無行遣其兗州又
是鄧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即非責降有罪去處
臣欲不為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
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伏乞明降指揮合與不
合作責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吳荀

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
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

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為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沈起

本月二十二日準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

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

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絨一家坐受塗滅至今二廣創夷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陛下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彝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彝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覺併歸於彝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彝繼之法有首從而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而起人

材猥下素行儉險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
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為笑知
杭州日措置尤為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
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彛既不允
公議而况於起萬無可救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獄
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
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群小陰相慶幸呂
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
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
性命之寃亦未可忽亡心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為起等

輩乞叙用者坐之所言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陳繹

今月二十二日準吏臣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
奉聖旨差知兗州去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
私自取索燒用市舶唐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
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小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
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
別造杉木胎者貨易入已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
賊一匹二文合準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

得令赴教縱男與道之士何德順游從繹曲庇何德順第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穀養白鵬係竊盜自首不盡賊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敕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略曰赦罪至於除名論賊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并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

來累該霈恩登極大赦其叙法止於散官即與其他賊犯不同既已貸其餘名今復與之大郡將使貪墨無耻復蠹究民非朝廷為民設官慎選守長之意

張誠一

本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 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巡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棄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

舉宮觀已駭物聽况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擄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辯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著即合置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屨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密院副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及慮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為誠一等私

竊收藏其族人嘗里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 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祭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以偽敗風教為害不淺兼勘會定

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準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詐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即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蘇文忠公集卷第八十三

蘇文忠公集卷第八十四

奏議

乞罷詳定從法劄子

臣近奏為論招差徭向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 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 聖旨切緣 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即非朝廷以臣異議阻此胡宗愈不知誤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疎闊又况衙前招之與差所係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即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歸一謹具中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負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庶高之行著于東南

本路監司本州長吏以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寮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立自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襄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

如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論樁管坊場役錢劄子

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

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椿管通謂之坊
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
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
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如府界
提點司提點其有餘去處不得為見有餘分外支破
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將合招募人却行差
撥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以輕重不同劄子

勘會逐處色役各處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
盜賊多處以弓手甚官長為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為

重土人不開書筭處以曹司為重難以限定等第一
緊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役
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
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以本處色役輕重
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近準勅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本部勘會
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
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
乞待制以上及秘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

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 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
名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
來皆以名臣脩食清廟歷選勲德實難其人 神宗
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
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諫
操術閑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春遇特隆
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
宗皇帝廟廷實為宜稱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
以為然臣尋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 聖旨不許
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恐終執所
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百孫永奏駁臣所論蓋是臣愚
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即
執政所欲立法無緣得成况今來季限已滿諸路立
法文字節次到局全未相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
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 賜指揮罷免所有臣故違
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 初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奉 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奏繳前件 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以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重軾已自知踈繆決難施行。所_有是否更無可定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日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放狀

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_北園閣劉放近自襄陽召還秘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

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放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放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負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俟誅譴。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今月二十八日準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

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
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義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
分亦在朝廷為禮義廉耻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
待之以不次之任即湏 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
有絕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
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材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
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
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準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
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
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
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
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
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
考校訪聞人情安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
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
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
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

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
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

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

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八戶自

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

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

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

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

伏見熙寧已來行青苗

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

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
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
况二聖恭己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
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終臂徐徐月攘一雞
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眩暈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
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
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
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
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况
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

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
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
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
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
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之流涕者也
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產妻女投水自縊者
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
揮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
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
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

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
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
怨或云議者以為帑廩不足欲以此法以贍邊用臣
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邪說不可不
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
罪蕭望之以為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
邊之役雖戶賦口歛以贍其乏古之通義民不以為
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
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二聖恭儉清心
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

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譴以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一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一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詁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一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賦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

自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為不
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
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
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
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為七七事輕
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
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
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
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
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加張方平因禮劄子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
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一號稱名臣仁宗皇帝春遇
至重特以受性剛簡以調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
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
之策仁宗從之民以自心有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
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
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
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
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

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論冗官劄子

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負多關少欲清入仕之源

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為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

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
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
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酌中
數目立為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即
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
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
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
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

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
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
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
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為白丁亦無所恨
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來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辨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
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
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

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
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
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
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
之意况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
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
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
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衆口所鑠臣無
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辨蓋
以自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
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寸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
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
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
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
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
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
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
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

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
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
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
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
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
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
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
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
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
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嘗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

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
欲碎首糜軀効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
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
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跡翹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
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
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第小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
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
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
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是以

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
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
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
皆勸神宗忠恕仁厚舍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
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冀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
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
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
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
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
漸寬理財之政漸踈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

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
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
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
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
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
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
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太踈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
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
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
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

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
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
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
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
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
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
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
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
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

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
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
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
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
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
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
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
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
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

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
又何求若其未也徐再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大
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
法以條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
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
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
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
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
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略數年之後三

路役人可減太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

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

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

害文字甚詳今不轉備言

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

差役法時臣第轍為諫官上疏具論光將見在寬剩

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今中外詳議然後立法

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

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

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由第轍前議先與本

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又復次於西府及政

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

產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
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
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產人天下之
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產天下皆以為便而
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
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
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
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
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
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文案具在

皆可覆按由此觀之臣豈敢訪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
縷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
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
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
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
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
止

繳進給由募役議劄子

前連元豐八年
十二月奏狀

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之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
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略竊想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

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宗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登之已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即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臣近被旨撰 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宗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略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為過於昔為稱也不悟文詞鄙

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為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 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徽分臣無任待罪之至取進止

薦布衣陳師道狀

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倖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碁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

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盡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情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

歲賜既能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一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隔壤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歛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銀五萬餘匹歸虜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右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

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以然後納之則虜雖
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
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也八阿里骨董種之賊
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一妻董種死匿喪不
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田兀章温溪心等名以
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由問鬼章等以阿里
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必送授節鉞阿里骨真
汝主矣汝能臣一知董種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
心服既立之後汝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
則豈果端自彼爵命禾下曲不在甘彼既一國三公則

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
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
其妾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
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
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
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
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
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欲一作用兵亮
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
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

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
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
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狀之求蘭會諸城廊延
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
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
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
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
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
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
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

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媿
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
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
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
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一有候字與邊臣商議
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
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於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
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徃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
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闕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
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

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

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眾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1

--	--	--	--	--	--	--	--	--	--	--	--	--	--	--	--	--	--	--	--	--

